

山那边

ShanNaBian

有朵红玫瑰

YouDuoHongMeiGui

舒源骏 / 著

ShuYuanJun

山东文艺出版社

山那边
有朵红玫瑰

Shan Na Bian

You Duo Hong Mei Gui

I247.5
SYJ2

舒源骏 / 著

Shu Yuan Jun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那边有朵红玫瑰/舒源骏著.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 - 7 - 5329 - 2741 - 8

I. 山… II. 舒…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2134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 sdpress. com. 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 sdpress. com. 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泰安市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12. 25 插页/2 千字/281
印 数	1 - 3000
定 价	20. 00 元

目 录

一/1
二/6
三/12
四/18
五/26
六/34
七/39
八/46
九/51
十/57
十一/67
十二/75
十三/83
十四/93
十五/99
十六/108
十七/114
十八/121
十九/128
二十/134

目 录

二十一/141
二十二/148
二十三/156
二十四/163
二十五/170
二十六/175
二十七/182
二十八/191
二十九/198
三十/204
三十一/210
三十二/219
三十三/226
三十四/232
三十五/237
三十六/242
三十七/248
三十八/254
三十九/260
四十/266

目 录

四十一/271
四十二/280
四十三/286
四十四/293
四十五/298
四十六/304
四十七/310
四十八/316
四十九/323
五十/329
五十一/333
五十二/338
五十三/345
五十四/350
五十五/354
五十六/361
五十七/367
五十八/374
五十九/379

弯弯曲曲的小绥芬河从完达山里流出，穿山越岭与大绥芬河汇合在一起，流入日本海。就在小绥芬河上游，有一个数千户人家的村镇，这就是北国边城绥宁镇，也是中俄通商的边关商城。这个曾经繁华一时的城镇，在卢永贵当了这儿的草头王后，已经变得萧条冷落了。尽管那块用中俄两国文字写的“贸易货楼一条街”的油漆木匾还挂在魏家狗肉馆门前那棵粗大的柳树上，可是来这儿贩卖铁钉、马掌和狗皮羊皮的俄国人，已经寥寥无几了。小镇上偶尔出现几个俄国商人，也像做贼一样，鬼鬼祟祟，来去匆匆。夜晚，在酒店客楼里，也听不到俄国人叽里咕噜的话语声了。那条穿过边境线通向俄国的马车大道，已渐渐地被蒿草淹没了。

张宗昌在绥宁镇为王的那年，是一九二二年。这年冬天，地处东北边陲的绥宁镇十分寒冷，大雪连绵不断地下着。寒风呼啸着，雪花在空中飞扬。山峦上的树木，伸着光秃秃的树枝，在风雪中摇来晃去。仿佛这里是一片荒凉的没有动物生存

的冷落肃杀的世界。

张宗昌见自己做绥宁镇守使的头一年冬天就遇上这样寒冷多雪的天气，十分扫兴，冲天大骂：“他娘的，老天爷不睁眼，让我张效坤遇上这种鬼天气，下你奶奶的没个完！真想轰你娘的几炮，看你还敢下雪！”

苍天似乎不在乎张宗昌的叫骂，大雪仍旧下个不停。气得张宗昌对士兵们下了命令：“放假三天，停止军训，都给我泡娘们去！”

原来张宗昌做了绥宁镇的草头王后，也模仿张作霖，在其旅部设了一个日本顾问室，以日本海军上尉仓谷为总顾问。仓谷不仅顾问绥宁镇平民之事，也顾问吉林防军第三混成旅和中东铁路护路军军内大事。仓谷认为张宗昌的兵士缺乏士气，需要整顿训练，热天不放松军训长跑，冷天坚持雪地狩猎。张宗昌不喜欢叫他的士兵三伏天跑步，却对雪地打猎很感兴趣。因为每次士兵们打猎回来，都会带回不少野猪狍子，可以大吃一顿。不过张宗昌顶喜欢吃狗肉，要不，人们都喊他狗肉将军呢！

这天，张宗昌腰带佩刀，在警卫排长黄麻子的护卫下，去魏家狗肉馆吃狗肉。二人一进狗肉馆，一眼就看见一个姑娘。这姑娘身穿枣红袄，身材苗条，面如盛开的玫瑰花，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高鼻梁，大眼睛，淡红色的嘴唇，黄褐色的头发，既像中国女子，又似俄国女郎；她脖子上围着一条红色羊毛线围巾，越发显得面容秀美。

张宗昌不由得睁大了眼睛，直瞪瞪地盯着那女子，如痴如醉。

黄麻子只扫了那女子一眼，也仿佛掉了魂儿，两腿发麻，呆若木鸡，几乎迈不动腿了。他小声说：“副司令，这个女子

长得蛮不错呀，嘻嘻，像朵玫瑰花。”

张宗昌一句话没说，转身走出了狗肉馆。

黄麻子甚感纳闷，问道：“副司令，你不是说要吃狗肉吗，怎么又不吃了？”

张宗昌说：“你这就去给老子查明，这个女的叫什么名字，从哪来的，马上来告诉我！”

黄麻子说：“是，我这就去办。”

黄麻子来到魏家狗肉馆，店掌柜老魏头急忙迎上来：“张排长，请里边坐！”

黄麻子说：“我今天有公务。”说着话，眼睛朝屋内四下张望。

老魏头问：“张排长，你找人吗？”

黄麻子说：“你休得打听，这是军事秘密。”

黄麻子来到里屋，看见那个女子坐在桌边，捧着一碗狗肉汤，正在喝着呢！坐在她对面的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那青年身材高大，脸膛端正，浓眉大眼，炯炯有神，也正在喝狗肉汤。黄麻子一直走了过去，问那姑娘：“你从哪里来？”

那姑娘说：“山那边。”

黄麻子说：“这么说，你是俄国人了，叫什么名字？”

“索里娅娜。”

“来中国干什么？”

“买药。”

“买上了吗？”

“还没有，吃了饭就去药铺买药。”

“你的中国话说得不错啊！不知道的，真还以为你是中国人呢！”

“你找我有事吗？”

“近来中俄关系紧张，为确保边境安全，不得不对从山那边来的人进行查问。对不起，打搅你了。”说完，黄麻子转身走了。

本来，张宗昌打算去魏家狗肉馆吃狗肉，因为看见了那个俄国女子，顿时失去对狗肉的兴趣。回到住处，他伸手就要搂着新娶的第九十六房太太春红睡觉。春红忸怩地说：“大白天睡的什么觉，真没出息！”

张宗昌说：“有出息的人也得玩娘们，张作霖比我的官儿大，光在册的太太就七八个，那不在册的多着呢！”

春红说：“你不更多吗，多得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个太太了，这不已经把我排到第九十六位了，其实嘛，我得排到一千九百九十六位才对呢！你这半辈子，被你玩的女人大概不下两千个了！”

张宗昌哈哈大笑，说：“两千还多吗？两万正好，二十万是我的奋斗目标，哈哈！”

正在这时，门外响起黄麻子的声音：“报告！”

张宗昌说：“是张排长吗？进来吧！”

黄麻子进屋说：“报告副司令，我已经查明，那是个俄国姑娘，名叫索里娅娜，来中国买药。”

张宗昌问：“人呢？人在哪里？”

黄麻子说：“没有副司令的命令，兄弟没敢抓她。”

张宗昌大发脾气：“混蛋！这还用老子说吗？快去，把她给老子抓来！抓不来，老子叫你脑袋搬家！”

黄麻子正要走，春红说：“张排长，大白天的抓女人，你这不是给副司令脸上抹黑吗？你是想叫绥宁镇的老百姓都骂副司令是个王八蛋，想坏他的名声？”

黄麻子连忙说：“太太，我……我哪敢坏副司令的名声，

我是听……”

春红说：“你听什么？你要是没有妈，就去把那个女人领回家当洋妈吧，副司令不缺妈。你胆敢把那女人领来，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黄麻子十分为难地问张宗昌：“副司令，您看……”

张宗昌说：“女人不参政，别听她的。去，把那个女人给我抓来！老子玩中国娘们玩腻了，正想找个俄国大姑娘尝尝新鲜呢！哈哈！”

春红撒娇地哭泣着，捶打着张宗昌的腰背，说：“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你不是人！”

张宗昌哈哈大笑，说：“我是人不是人你知道，快跟老子睡觉吧，待会儿老子得和那个俄国大姑娘睡觉了，你他妈的千万别吃醋！哈哈！那女人真漂亮，就像一朵玫瑰花，哈哈！”



黄麻子刚走，卫兵王顺在门口喊了一声：“报告！”

张宗昌说：“进来！”

王顺进门说：“报告副司令，温保长说有急事要见你。”

张宗昌不耐烦地说：“早不来晚不来，老子正要忙乎活儿，他就来了！既然来了，就叫他进来吧！”

王顺答应一声出去了。不一会儿，年近五十岁的保长温三国弯着虾米腰走了进来。一进屋他就摘下头上的狗皮帽子，向张宗昌弯腰施礼，满面笑容地说：“司令您好！”

张宗昌指着身边的椅子说：“坐吧！咱们都是山东人，又是一府一县，是真正的老乡呢，还客气什么！来找我有什么事，直截了当地说吧，我能办就给办，办不了的咱就去找张大帅，天下的事难不倒我张效坤！”

温三国立时换了一副哭丧脸，哭声哭气地说：“司令，您可得给我做主啊！我家养的那条大青狗被人偷走了。”

张宗昌又好气又好笑：“你这个老乡真可笑，怎么丢了狗

也找我这大司令呢？我管天管地管兵管百姓，还管着你家的狗吗？”

温三国说：“这事必须得你管。”

张宗昌纳闷地问：“此话怎讲？”

温三国说：“司令，您知道偷狗的是谁吗？他是柳老疙瘩的孙子柳琼，也是你的老乡啊！”

张宗昌笑道：“是我的老乡，不也是你的老乡吗！”

温三国说：“我和你都是山东掖县的，可你和柳琼家同是路旺乡的，你们才是真真正正的老乡呢！司令和柳家有这种特殊关系，柳家的人做了案，别人敢处置他吗？”

张宗昌点点头说：“你说得也对，我和他们家不但是一个乡的，我祖上和柳家的老祖也相处甚好，他们柳家还有恩于我们张家。前些天我还对柳老太太说过，我来绥宁镇当草头王，是报恩来了，只要你们不杀人，做什么都行！”

温三国说：“是啊，正因为有您司令这句话，柳琼那小子才敢把我家养的大青狗偷去宰吃了。司令，我那狗又肥又大，足足有七八十斤，我是想再养得胖一些，好送给司令您的，想不到被柳琼偷去了，你说气人不气人！”

张宗昌说：“不就是一条狗吗，算了吧！是咱们老乡吃了，也不是便宜了外人。”

温三国气愤地说：“我不能让他白吃了我家的狗。你得叫他赔我十块大洋！”

张宗昌说：“一条狗换十块大洋，好贵的狗啊！”

温三国说：“少一块也不行！要不是看在老乡情面上，我得叫他赔五十块大洋！”

张宗昌甚是奇怪地问：“你为什么非叫柳琼赔偿呢？他们家怎么冒犯你了？”

温三国突然垂下头，双眼流泪，低声说：“司令，说出来气煞人哪！”

“怎么回事，和我张效坤明说，老子给你做主！”

“柳……柳琼那小子，他不……不是人！”

“他怎么不是人？”

“他想强奸我女儿，被我遇上，训斥了他几句，他就记恨我了，偷了我家的狗，报复我。司令您要是不从严治他，我以后还要吃他大亏啊！咱们念他是老乡，可他不把咱们当老乡对待。”

张宗昌听温三国一说，顿时气得脸红脖子粗，连连挠着头皮说：“这小子怎么能干这种事呢？我张效坤最看不起强奸女人的男人，我来绥宁镇的第三天就贴出安民告示，把不许玩弄女人列在第一条。这个柳琼，净他娘的给我脸上抹黑！老乡不正，叫我怎么去正别人？你现在就去把他给我叫来，看我不揍扁他！”

温三国为难地说：“我怕他用镰刀砍我的头，还是派你的兵去叫他吧！”

张宗昌说：“行，那就命令我的勤务兵去叫他来。不过，我说老乡，你也先别回家，你听我怎么训斥他，只要他认错就行了，不要赔什么大洋了，亲不亲，是老乡嘛！我张效坤在绥宁镇也不过三年五载的，说句难听的话，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我得去做大官，当大司令，当皇帝，人往高处走嘛！你和柳家可是在这儿扎根了，是走不了的，所以，不要为了一条狗伤了和气。老乡，我说得对不对？”

温三国连声说：“对，对，我听你的，你说咋的就咋的。”

张宗昌哈哈大笑，说：“这就对了！”

不多时，王顺把一个身材高高的瘦巴巴的青年带进了司令

部。张宗昌目视着那青年，眨巴着眼睛，问道：“你就是柳老疙瘩的孙子柳琼？”

那青年十分从容地说：“我就是。”

张宗昌说：“我到你家去过两次，怎么没见到你？”

柳琼说：“正赶上我不在家，和我爷爷去海参崴背盐去了。”

张宗昌转过来走过去地打量着柳琼，喃喃自语般地说：“我怎么见你这么面熟？”

柳琼面无表情地说：“你看我面熟？我可从来没见过你。”

张宗昌问：“你今年二十几岁？”

柳琼说：“二十八周岁。”

“你常去海参崴吗？”

“从十五岁就跟我爷爷去海参崴背盐，每年都去个十次二十次的。”

张宗昌似乎想起了什么，心里一阵紧张，突然大声说：“你是同盟会的？”

柳琼一愣，继而笑道：“什么疼盟会不疼盟会，我不明白副司令的话是什么意思。”

张宗昌忽然神情一变，如释重负似的说：“海参崴那地方我最熟悉，十年前我曾在那里当过华商会团的团长，哥们弟兄一大帮，跺跺脚，海里的水就能涨三尺。我有个朋友叫李征五，是革命党人，同盟会会员。他是我张效坤的救命恩人，正是在他的扶持和提拔下，我才离开海参崴，当上了光复军骑兵团的团长。我记得那年在海参崴，他有个通信兵，不到二十岁，也长了个大高个子，和你几乎一般高，模样长得很像你。如果不是在绥宁镇，我准会把你当成那个通信兵。”

柳琼说：“我跟爷爷当盐贩子十多年了，爷爷说穷死也不

当兵。不知副司令所说的那个通信兵叫什么名字？”

张宗昌说：“没打听。再说不过是一个通信兵，没有打听的必要。”

说到这里，他指着坐在一边木椅上的温三国问柳琼：“认识他吗？”

柳琼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剥了皮我也认得他的骨头。”

温三国腾地站了起来，冲柳琼骂道：“没老没少，你算什么东西？”

柳琼反唇相讥：“你算什么东西？诬赖好人，丢了狗赖我！”

温三国说：“你说你没偷，为什么狗皮搭在你家院子的障墙上？”

柳琼说：“那是有人给我栽赃！”

温三国说：“你说别人栽赃，就该找出栽赃的人！”

柳琼说：“栽赃人就是你！”

温三国说：“我和你无仇无冤，凭什么给你栽赃？”

柳琼说：“你害怕你女儿嫁给我，故意给我安上偷狗的坏名声，就你那一肚子弯弯肠子，装的什么我都能看出来！你诬赖我要强奸你女儿，把尿盆子往自己头上扣，也不怕臭了你自己！”

温三国似乎无话说了，气鼓鼓地说：“我不和你争吵，叫副司令评理吧！”

张宗昌说：“都别要强了，不就是一条狗嘛，看在老乡情分上，就算了吧！”

温三国说：“不行，得叫他赔我一条狗！”

柳琼说：“他算了我不算呢！得叫他给我恢复名誉。他说我又偷狗又要强奸他女儿，坏了我的名声，叫我以后如何做人？”

张宗昌见二人不听他劝，气得面红耳赤，扯起大嗓门说：“都不听劝，叫老子怎么办？看你们几个都觉得自己了不起，不是我批评你们俩，一个没有老前辈的修养。现在，你们二人听从本司令的训导，温保长，你就不要让柳琼赔狗了，我的军营里养了不少狗，你相中哪条牵哪条。柳琼，你也别叫温保长给你恢复名誉了，从今往后，别再干那偷狗搞女人的事就行了。一个大小伙子，长得又不丑不傻，干吗去干人家女人不同意的事呢？你就在老子部下当兵吧，想当官就给你个官干干。当了官，搞什么女人也不犯法！就这么着了，你们俩都回去吧！”

温三国听了满心喜欢，可柳琼却上了倔脾气，非要温三国给他恢复名誉不可。

张宗昌犯了难，说：“柳琼，不是我张效坤不为老乡办事，你的要求难办啊！这说出的话和泼出的水一样，是收不回来的呀！这名誉怎么能恢复呢？”

柳琼说：“要恢复很容易，就看他同意不同意。”

张宗昌问：“你说，叫他怎么办？”

柳琼说：“叫他答应把女儿温月香嫁给我！”

不等张宗昌来问，温三国就像炸了尸一般，连蹦带跳地吼叫起来：“姓柳的，你别做美梦了！我把姑娘扔进粪坑里，也不会把她嫁给你！你就死了这个心吧！你他妈入了革命党，是大清皇帝的死对头，你以为我温三国不知道。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也咬人，今天要不是你逼我上死路，我温三国也不会揭发你，这可是叫你逼的！”

张宗昌顿时脸色大变，他一把抓住柳琼的棉袄胸襟，厉声说：“我说呢，看着你这么面熟！原来你就是那个同盟会的通信兵呀！”